

公共数字图书馆知识分享社区刍议*

黄玉蓉 王泰然

摘要 数字图书馆是基于互联网环境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知识网络系统。随着信息环境的变迁、读者角色和需求的变化,公共数字图书馆应以读者价值最大化为目的构建“用户社交+知识分享+社区服务”三位一体的“知识分享社区”,其可实现的效能包括:工作重心由资源到用户、信息服务由检索到生产、知识服务由推广到嵌入。参考文献 21。

关键词 公共数字图书馆 知识分享社区 信息环境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Digital Libraries' Knowledge Sharing Community

Huang Yurong Wang Tairan

Abstract: Digital library is an extendable knowledge network system which is co-built and shared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net context. As changes take place in the information context, users' role and demand, public digital libraries should set up a "knowledge sharing community" integrating user social contact with knowledge sharing and community service with the purpose of maximizing user value. The efficiencies that it could achieve include: (1) the focus of work should be shifted from resources to users; (2)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should be developed from searching to producing; (3) the knowledge service should be adjusted from service promotion to service embedding. 21 refs.

Keywords: Public Digital Library; Knowledge Sharing Community;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1 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发展现状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实践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1],从国家数字图书馆到省、市、县不同区域的公共数字图书馆,初步构建了全国性公共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并借助数字图书馆工程(2001 年)、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002 年)、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1 年)、公共电子阅览室计划(2012 年)等一系列国家级重点数字文化工程,来统筹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推广数字图书馆服务。截止到“十二五”时期末,全国公共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已达到 11374.6TB;国家图书馆存储容量达 2270TB,省馆平均储存 360.6TB,地市馆平均储存 47.3TB;全面联通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网络,

275 家省、市级图书馆接入数字图书馆网络体系;在数字图书馆平台建设方面,实现全国各级图书馆 356 个业务平台互联互通^[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在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建设和服务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已建成基于互联网环境的信息资源中心。但随着互联网开放获取程度的加深,人们查找信息资源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以 Google 和 wiki 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和商业信息服务机构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智能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从而促使信息服务竞争加剧。互联网电子书提供商还在开辟直接面向终端用户销售和借阅电子书的渠道,旨在跨过图书馆直接面向用户^[3]。这些都给公共数字图书馆原有的优势和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文化资助现状分析及制度设计研究”(项目批准号:12CH106)研究成果之一。

定位带来了冲击,使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面对这一情形,公共数字图书馆必须与时俱进,持续服务创新,才能应对互联网信息环境变迁的压力和挑战。

2 公共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变迁和读者变化

2.1 互联网环境的演变

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门户时代(Web1.0)、社交时代(Web2.0时代)和大互联网时代(Web3.0)。Web1.0阶段(网络一人的阶段),以信息的单向传播为主要特征,用户通过搜索引擎等工具阅读门户网站提供的内容来获取信息;Web2.0阶段(人—人的阶段),其特点是以网络为沟通渠道,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式信息传播,即用户通过以内容流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如Facebook、博客(Blog)等和以信息流为代表的微博、微信等平台,自行生产信息;Web3.0阶段(人—网络—人的阶段),主要指大互联的形成,即将一切进行互联,通过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的整合,实现跨平台共享,连接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南开大学刘畅教授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技术正式应用至今,互联网走过了一条‘网’与‘人’不断接近、不断融合、不断合而为一的道路,或可以简称为‘网人合一’之路。”^[4]对于公共数字图书馆来说,把握这一趋势有助于创新服务模式,满足新环境下用户的不同需求。

2.2 信息环境变迁

信息环境框架由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提出,用以考察信息基础环境、分析用户信息行为以及信息服务的基本运行机制^[5]。本文借助这一理论,分析互联网时代信息环境三大要素的变化,阐述信息环境的改变给公共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带来的影响。

2.2.1 信息量的改变

伴随Web的演变过程,我们从“信息匮乏”状态逐渐步入“信息过载”状态。互联网上每天产

生的信息量约有800EB,如果装在DVD光盘中要装1.68亿张,装在硬盘中要装80万个^[6]。“信息过载”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会使用户面临“认知超载”和“学习迷航”^[7]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用户在获取信息资源时有更多的选择。因此,对于公共数字图书馆来说,在Web开放环境下拥有用户所需的信息资源只是一个基本要求,能否成为信息“过滤器”,充分整合与揭示数字资源,让读者尽享“一键即得”的便利,提高用户查找和使用信息的效率,降低用户的时间成本,才是公共数字图书馆改善信息服务应该思考的问题。

2.2.2 信息资源的改变

目前,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受制于资源商,主要通过“采购”和“外包”方式获取资源,自身缺乏数字化能力;信息资源的内容主要包括图书馆的馆藏书目数据库、电子文献数据库、光盘文献数据库、自建特色数据库、知识导航系统、学科信息门户等传统馆藏数字资源信息^[8],信息资源的时效性比较滞后。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用户越来越倾向于获取最新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其构成可以细分为:信息资源,包括通过Internet传播的各种类型的电子文档;知识资源,包括用机器可理解的方式表示的概念、公理、规则和方法;服务资源,包括使用现有Web标准进行交互的可重用的过程集合^[9],还包括在Web3.0环境下用户利用博客、播客、维基、网摘、书评等创建生成的内容资源,以及全面的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在大数据时代,甚至人本身就作为一种信息资源而存在。因此,在Web环境下未来公共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除了需要思考如何摆脱资源商的钳制,还需要重视对互联网中产生的动态信息资源的抓取和用户数据的收集。

2.2.3 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

Web1.0阶段到Web2.0阶段经历了信息的单向传递到信息的双向互动,Web2.0阶段到Web3.0阶段则经历了从“人—信息”(用户主动检索信息)到“信息—人”(根据用户数据智能化

和泛在化地推送信息)的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人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为分享者与参与者,再到对信息传递提出更高要求(如个性化、多元化、及时性的信息)。“人”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决定了在互联网环境下公共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基本运营机制应该由“资源导向”转型为“用户导向”、以人为本。另外,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还说明了建立关系的重要性,即在互联网环境下能否建立“用户之间”“用户与平台”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公共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效能的高低。

2.3 读者的变化

从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互联网每个阶段的变革不仅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推动,“用户驱动”也是互联网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用户角色和需求的变化在互联网发展各阶段都构成了互联网变革的关键力量。同样,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数字图书馆读者角色和需求的变化也在助推着数字图书馆的功能转型。

2.3.1 读者角色转化

首先,互联网环境下,读者从静态信息资源的使用者,变为动态信息资源的生产者和分享者。Web1.0向Web2.0阶段变化的显著特征是出现了UGC(User-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生产内容,例如维基百科英文版自2001年创立以来,在短短几年间靠网民自动自发编辑、累积了7800万条条目,已超越大英百科全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10]。其次,用户也已从对服务的意见反馈者,变为服务的决策者和定制者。在大数据时代,用户行为和用户本身作为一种数据信息的存在方式,为服务的决策和制定提供科学参考。近年来这一现象也发生在数字图书馆领域,如由读者作主的电子图书采购(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 PDA)、图书馆的自助服务、“大家的图书馆”等等都在呈现这种过渡^[3]。再次,读者从服务对象,变为服务的提供者。这一转变出现在Web2.0以后,比较典型的如Facebook前任首席技术官亚当·德安吉罗于2009年创办的问答SNS网站

“Quora”,允许用户基于自己的观点回答其他用户提问,然后众投选出最佳答案。

在Web发展过程中,读者角色的变化正在倒逼公共数字图书馆角色的变化。随着读者在各个层面参与资源建设、服务设计、服务提供以及读者话语权的增加,公共数字图书馆不能再按既定的服务框架被动地提供服务,而是转变为与读者合作,发挥读者作为服务创新驱动者的能量。由读者社群提供蓝图,公共数字图书馆负责具体服务项目的遴选和实施,从而转变为一个知识分享社区的服务机构。

2.3.2 读者需求转变

(1)从“强信息需求”到“弱信息需求”。“强信息”(Strong Information)和“弱信息”(Weak Information)是Palmer提出的信息需求与内容分类。前者是那种问题结构清晰、易于辨别和利用,可以通过对具体文献内容的检索、获取和阅读来满足的需求;后者则是那种问题结构模糊、知识范围不清晰、缺乏明确且系统的检索发现步骤、需要动态解构和探索大量文献内容才能部分满足的信息需求^[11]。读者在实际使用数字图书馆的过程中,其“强信息需求”对应着可以通过期刊杂志、视听媒体、软件和数据库等方式直接获取的“显性知识”。而其“弱信息需求”往往是难以表达的知识需求,是深层次的以无形状态隐藏于人的大脑及组织内部、可通过某些关键词部分表达、但是不能完整表述的需求,这种需求对应着“隐性知识”。我国图书馆界一直致力于“语义搜索引擎”的研发,如国家数字图书馆开发的“文津搜索引擎”便是这一目标的产物。但是目前该搜索引擎还处于“具有一定语义搜索能力的搜索引擎”阶段,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语义搜索引擎。对于公共数字图书馆而言,用户信息需求的转变,意味着数字图书馆需要在语义搜索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探索一种创新的信息服务方式来满足读者的“弱信息需求”。

(2)从碎片化信息到结构化知识。互联网中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带来了大量内容分散的碎片化信息,在网络传输技术助力下,读者可以在各个

生活场景中通过数字化阅读获得信息。但是“阅读”往往不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希望聚沙成塔建立“元知识”(Meta Knowledge),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学术问题和探索新的知识领域时,读者越来越依赖“结构性阅读”帮助他们梳理知识结构,捋清知识脉络,从而理解内在逻辑,把握学习方向。这时,不仅需要大量阅读文献来获取知识,还需要参考专业人员的意见,通过知识交流等方式辨析学习方向。因此,快速鉴别、分析和构建“结构化知识”的能力成为公共数字图书馆读者更高层次的需求。

新信息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用户经历了从 Web1.0 到 Web3.0 完整的变化,而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目前的建设和服务水准还停留在 Web1.0 阶段。长期以来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实践以信息资源建设为中心,未能脱离传统图书馆的范畴,它的基本职能仍建立在传统图书馆的服务体系中,是传统图书馆业务的信息化延伸,与互联网时代信息服务的发展趋势不够一致。这不仅造成了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服务与互联网时代用户需求的错位,也制约了数字图书馆服务效能的提升,问题主要表现为:(1)目前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资源和产品建设还处于 Web1.0 阶段。用户主要通过馆内访问、远程账号网站访问和移动 APP 应用等方式被动浏览或者下载信息资源,不能自行上传或者编辑内容,缺乏信息双向互动。(2)社交(Web2.0)缺失,尚未普遍建立用户社交,无法形成基于读者参与的互动服务。公共数字图书馆未能很好地发挥平台的连接作用,读者之间、读者与平台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不够紧密。(3)结合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体现出一些 Web3.0 服务特征,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Web3.0。随着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互联网+”战略,“数字图书馆利用新技术改善传统服务,增加了 O2O 服务、智慧服务、移动 APP 服务和基于大数据的知识服务”^[12],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只是丰富了服务的形式,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用户价值。

3 公共数字图书馆知识分享社区

新信息环境下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创新要顺应 Web 的发展趋势,以“信息环境”和“用户”变迁为基础,以知识分享、内容建设和用户管理为手段,以基于知识的用户价值最大化为目的构建“知识分享社区”。

3.1 知识分享社区的内涵

对于数字图书馆用户而言,网络不仅可用于搜索信息和学习,也可用于生活、娱乐和社交。通过社交切入社区平台建设,不仅使数字图书馆成为“社交社区”,还可以发展为孕育和产生新观念、新思想的“创新池”,进而向知识社区演变,拓展数字图书馆的外延。同时,在用户社群关系构建中,形成社区创新生态,增强用户活跃度,发挥用户生态位价值。知识分享社区是以用户交互、内容生产、知识分享为主要形式,创新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方式,进而构建的由“读者社交”“知识分享”“读者社区”三部分构成的数字图书馆新型信息空间。通过“知识组织—信息发现—知识传递”的用户交互过程,将碎片式单元文献组织转化为智能化可视数据知识组织。在消除冗余信息的基础上改善机械性的语义关联,凭借用户分享行为提取隐性知识,优化知识表示形式,形成立体化知识集成与链接,并整合有效信息以满足用户多元化的知识需求。

3.1.1 读者社交

知识创新源于人际互动,网络成员间的交流能有效促进知识的创新与发展,社会网络成为知识流转的重要途径^[13]。社交网络建成后,信息便可从一个成员流向另一个成员,并且知识在其社交网络的流动过程中得以有效扩散和创新^[14]。Web2.0 时期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 Service, SNS)的兴起,为图书馆吸引用户和建立交互型社区提供了崭新的服务模式^[15]。美国一些高校图书馆已在 Facebook 开设了专门账户,提供馆藏书目查询、新书目录查询、参考咨询、学科馆员等服务^[16]。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也需要创建社交平台,通过去中心化的读者交流,消除信

息鸿沟,建立读者之间、读者与平台之间的紧密联系,逐步增加读者的信赖感,从而加强读者参与度,提高用户粘度,提升知识分享和传播效能。

3.1.2 知识分享

知识分享是公共数字图书馆区别于其他商业信息服务机构的核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个体相互交换外显和内隐知识并且基于认知盈余进行内容生产,有助于共同创造新知识^[17]。内容分享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分享空间的构建要基于一个公益性的机构或组织。同时,公共数字图书馆还具有商业机构所不具备的聚合信息资源的天然优势,强化知识分享是其价值核心。数字图书馆读者在知识生产、传播、利用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知识元的链接,公共数字图书馆可以利用计算机“网格”建立知识链与知识网络结构,在智能互联环境中集成动态信息,扩充动态信息资源。读者利用显性知识的分享行为,还可以提高公共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利用率。例如数字阅读俱乐部通过用户分享“图书馆大阅读”的候选书单,组织读者阅读同一部电子书或有声书,不仅使读者体验了分享阅读的乐趣,还提高了相应电子书的流通率与利用率。

在知识分享过程中,数字图书馆用户还能够结合自身知识结构,对馆藏资源进行二次开发。例如,中国知网(CNKI)旗下“大成编客”平台,通过“互联网+众编”的形式,发挥用户智慧,将具有相同特定主题的一系列精品文章汇集成册,形成汇编文集,帮助用户快速找到学习、研究、解决特定问题的入口,提供具体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18]。此平台不仅实现了资源的个性化利用和科技创新,还促进了知识经济发展。

3.1.3 读者社区

随着互联网 Web 理念和技术在数字图书馆领域广泛且深入的应用,网络社区模式已经成为用户交换信息、建构知识、交流情感的有效平台。在这样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开放环境中,学习者可以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强化学习中的知识建

构,实现由“以活动为中心”(Activity-Centered)向“以思想为中心”(Idea-Centered)的根本转移,由脱离情境的“单一性学习”向集体知识的“协作建构”和“交互性学习”的重心转移^[19]。

公共数字图书馆构建社区,可以给知识服务提供土壤,并有助于形成一个信息筛选机制,给读者足够的时间使信息沉淀为结构化知识。同时,社区模式还便于收集读者行为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读者潜在需求,掌握信息热点进行服务植入,培养读者习惯。

3.2 公共数字图书馆知识分享社区的效能

3.2.1 工作重心由资源到用户

公共数字图书馆知识分享社区构建的目标是实现从“资源导向”到“用户导向”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以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冯·希普尔教授(Eric Von Hippel)为主要代表的一些学者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了“用户是创新者”的革命性观点,即用户是典型的创新源^[20]。因此,构建公共数字图书馆知识分享社区应将工作重心从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转向读者运营,创建读者社交,增强读者参与和互动。

3.2.2 信息服务由检索到生产

公共数字图书馆知识分享社区充分发挥了用户的作用。用户本身作为媒介弥补了当前语义技术的不足,通过P2P方式提供的非标准化的信息服务,实现了信息服务由检索到生产的升级。它不仅利用读者的认知盈余,加强内容生产,产生无“内耗”的纯增量知识价值,同时摒弃被动单一的检索方式,通过释放人际“弱关系”的巨大能量,建立多元化的知识服务模式,为建立深度的人际链接创造了可能。“众创”式的知识分享弱化了“强关系”的圈子,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这既有助于改变信息不对称,消除信息鸿沟,又让知识实现了可复制可共享,节约了用户搜索信息的时间成本,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

未来公共数字图书馆的动态信息作为公共

性的社会资源,通过读者群体协作和个人行为将自身的空余时间用于内容生产和分享,自下而上形成一个多维的资讯世界。不仅可作为科学研究中隐性知识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成为搜集各类“弱信息”的网络捷径。具体来说,公共数字图书馆知识分享社区的内容生产和信息服务将基于以下三种渠道:(1)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所有用户都参与知识生产;(2)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用户中的专家贡献具有一定水平和质量的内容;(3)OGC(Occupationally-Generated Content,职业生产内容),如科研人员、图书馆员等人的职业知识、以及信息生产发布者贡献的内容等。

3.2.3 知识服务由推广到嵌入

学习是一种中立行为,不能向读者强行推广数字图书馆服务,需要利用知识分享社区活动培养读者的读书和学习兴趣,将服务从硬推广变为软植入。从本质上来说,数字图书馆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网络虚拟空间。长期以来,我们在思考如何提升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效能时,往往忽视了与用户多元化需求对接的具体“场所”。用户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且不断变化的特点,依靠单纯的推广营销手段很难精确把握用户需求,也未必有支撑服务的外部环境。因此,从用户视角进行服务布局,根据用户使用服务所处的实际场景,利用特定要素构成服务的重要载体将服务嵌入特定的场景中,是实现服务由推广到嵌入,从而提升服务效能的有效途径。

公共数字图书馆知识分享社区应结合读者需求场景嵌入服务,可以依托现有的SNS网络社区,嵌入式构建数字图书馆模块,提供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本馆的数字图书馆网站上集成引进相关读书社区的网址,引导阅读与讨论^[21]。例如,在知乎社区或者百度百科中,当用户提出问题时,可以基于问题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提供数字图书馆相关数字资源的访问链接,实现“泛知识”背景下的知识分享。

4 结语

Web的每一次变革,都深刻地影响着“信息”和“人”。随着互联网向更高阶段的智能化方向发展,人作为信息源和信息的传播媒介,在信息粒度由粗到细的变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共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创新,既是对传统服务方式的颠覆,也是对未来信息生产、利用、传播趋势的顺应。“知识分享社区”是公共数字图书馆基于用户社交建立的互联网社区,它的核心价值是知识分享,即利用用户认知盈余进行内容生产,把信息发展为知识,实现价值增值。它的先进性在于赋权于用户,充分发挥用户的创新因子,从“资源导向”转变为“用户导向”。它的贡献在于拓展服务外延,以信息资源提供为基础,发挥公共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价值,创造多元化的用户价值。

参考文献

- 1 徐蓓蓓,等. 数字图书馆的未来之路[J]. 图书馆学刊,2015(9):12-15.
- 2 魏大威,邵燕.“十二五”时期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6(5):3-9.
- 3 王左利. 图书馆:信息时代的价值重构[J]. 中国网络教育,2013(7):11-15.
- 4 刘畅.“网人合一”:从Web1.0到Web3.0之路[J]. 河南社会科学,2008(3):137-140.
- 5 Information Contexts: Supporting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Research and Learning[EB/OL].[2007-05-01]. http://www.oclc.org/research/partnership/highlights/infocontext_v1-0.pdf.
- 6 蔡骥,李玲. 信息过载时代的新媒介素养[J]. 现代传播,2013(9):120-124.
- 7 段金菊,等. 社会化学习的研究视角及其演化趋势——基于开放知识社区的分析[J]. 远程教育杂志,2016(3):51-62.
- 8 田梅. 基于Web3.0的信息共享空间的构建[J]. 现代情报,2016(4):142-144.
- 9 郭琳. 利用知识网格构建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平台[J]. 情报资料工作,2005(2):29-31.

加拿大网络存档联盟成立

2017年6月1日,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CARL)宣布成立加拿大网络存档联盟。该联盟在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发起的数字资源保存工作组和研究工作推进委员会的赞助下成立,致力于与加拿大的图书馆、档案馆、记忆机构或其他对网络存档有兴趣的机构一起构建更加包容的网络存档共同体。

资料来源

- 1 Call for Participation: The Canadian Web Archiving Coalition[EB/OL].[2017-06-02].<http://www.carl-abrc.ca/news/call-participation-canadian-web-archiving-coalition/>.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

-
- 10 谢薇,陈朝晖. Web2.0 模式与数字图书馆创新策略[J]. 科技管理研究,2009(11):382-384.
 - 11 张晓林. 颠覆数字图书馆的大趋势[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5):4-9.
 - 12 王东波. 基于“互联网+”的图书馆未来发展新趋势[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6(3):75-80.
 - 13 罗青兰,等. 社会网络视角下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研究[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3):50-54.
 - 14 董利亚,冯锐. 在线学习社区培育与发展模式的构建及其策略研究[J]. 远程教育杂志,2016(2):98-105.
 - 15 叶莎莎. 社交网络发展对图书馆的影响和应用价值探析[J]. 图书馆论坛,2012(7):1-5.
 - 16 张彦文. Facebook 社交搜索及其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J]. 图书馆论坛,2014(10):115-121.
 - 17 杨玉浩,龙君伟. 企业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结构与测量[J]. 心理学报,2008(3):350-357.
 - 18 谢颖.“脑洞大开”的“大成编客”——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题考察现场速写[N/OL].[2017-06-27].<http://www.rmzxb.com.cn/c/2016-05-13/809225.shtml>.
 - 19 王陆. 虚拟学习社区原理与应用[J]. 中国远程教育,2005(20):69-70.
 - 20 吴伟,李兆友. 国内外关于用户创新的研究综述及未来展望[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9-24.
 - 21 封丽. 后数字图书馆时代的虚拟知识社区架构[J]. 新世纪图书馆,2013(2):84-86.
- (黄玉蓉 副教授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美国纽约大学艺术与公共政策系访问学者,王泰然 深圳大学艺术学理论专业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 收稿日期:2017-04-22